

菲律賓美軍公墓

華文詩作的冷戰思考： 以羅門與和權的書寫為討論核心[❖]

侯建州[❖]

摘 要

羅門 1962 年首刊〈麥堅利堡〉，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題，為冷戰時期具代表性的華文詩作之一。雖曾有專文探討，卻未置於冷戰脈絡，正如臺灣華文文學研究中鮮少觸及菲律賓議題。羅門近三十年後再作同主題詩，亦未納入相關討論。菲律賓詩人和權於冷戰末期，憑地方知識回應羅門之作，創作同題詩篇。作為東南亞唯一曾受美國殖民的國家，菲律賓的地景書寫提供多重反思視角，凸顯臺菲在文化冷戰中的特殊位置。本文透過跨域比較，探討兩位詩人在不同時空下立場由崇美轉向反美、再至反美殖民的變化，並分析地景書寫如何承載冷戰記憶的多重轉化，折射出迥異的景觀與詮釋。

關鍵詞：菲律賓美軍公墓、冷戰、地方知識、地景書寫、羅門、和權

[❖] 本論文獲科技部專題計畫 MOST 109-2410-H-507-009 補助。

[❖] 本文 114 年 8 月 30 日收件；114 年 9 月 22 日審查通過。

侯建州，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rexhou@gmail.com)。

Cold War Reflections on Sinophone Poems About Fort McKinley i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Focused on Works by Lomen and Benito Tan ❖

Chien-Chou Hou ❖

ABSTRACT

First published in 1962, “Fort McKinley” by Lomen depicts the Manila American Cemetery and stands as a representative Sinophone work on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Although previously studied, it has not been framed within Cold War scholarship, reflecting the broader o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 Taiwan’s Sinophone studies. Lomen revisited the theme nearly thirty years later, yet both poems remain outside such discussions. In the late Cold War, Filipino poet Benito Tan, drawing on local knowledge, responded with his own poem on the same site. As the only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once colo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offers a unique space for landscape writing that enables layered reflection, highlighting the distinctive positions of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rough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this study examines shifts in stance—from pro-American to anti-American to anti-colonialism—across various contexts, revealing divergent landscapes and interpretations. It analyzes how landscape writing bears the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of Cold War memory.

KEYWORDS: “Fort McKinley”; Cold War; local knowledge; landscape writing; Lomen; Benito Tan

❖ This work received a research grant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MOST 109-2410-H-507-009-.

❖ Received: August 30,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5

Chien-Chou Ho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Taiwan (rexhou@gmail.com).

一、冷戰與菲律賓美軍公墓

近來學界關於冷戰文化的研究，粲然可觀。研究的論述也紛紛從美國（尤其是美國新聞處）支持的各種刊物或翻譯切入，多元深入探究其中的文學生產機制，討論的地區，也從香港、臺灣到星馬，有許多令人驚喜的成果。¹

冷戰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兩者進行的長期意識形態對抗與爭奪，文化冷戰是顯著的特徵之一。冷戰的起始未必是全球同步發生。關於其起始時間點的見解，說法有別。但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 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國會發表演說，要求國會援助正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希臘與土耳其。其宣示內容隨後成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濫觴，亦為美國往後長達數十年的外交核心（林中力 126）。1947 年美國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合縱連橫的圍堵政策，關鍵之一便是思想與文化，是以美方著力於將自身形塑為知識與民主的前導、自由世界的領袖。為達此目標，遂有文化外交之議，以及具體的執行措施（單德興，《冷戰時代》120）。²

二戰後獨立的東南亞新興國家成為美蘇爭奪的關鍵區域，臺灣與菲律賓同屬反共陣營。論者曾指出，二次大戰以後，受到冷戰的影響，美

¹ 較新結集且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單德興《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為代表；另外，王梅香長期進行相關研究，成果尤其豐碩，除學位論文外，〈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223-54）、〈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1-40）、〈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123-58）、〈當圖書成為冷戰武器：美新處譯書計畫與馬來亞文化宣傳（1951-1961）〉（1-46）等多篇論述，皆非常值得參考。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王鈺婷、許維賢、林中力等人也都有精彩論述。

²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亦可參考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臺北：稻香出版社，2012年）。

國對海外的教育、文化交換活動是由美方扮演主導角色，企圖將臺灣與東南亞許多國家改造成「民主、親美」的國家。受援助或受保護之國家或地區，處於弱勢的文化與政治情勢下，實難拒絕美國的文化入侵（趙綺娜 79-127）。僅就臺灣而言，這種影響，大抵要到因保釣運動興起的反美風潮才稍減弱，但其實美國對臺灣的影響與支配力並未消失。除了當年因應時勢的短暫起伏，直至今日，通過教育體系以及學院批評體系，在冷戰下建立鞏固的文學現代性傳統，仍維持其一貫表徵進步、前衛的純粹美學立場。所有冷戰時期崛起的現代主義者如今更被文學史尊為「黃金時期」的作家（陳芳明 384），正如陳建忠所論，此一冷戰以來的文學成果仍被推崇肯定（211-42）。

此外，正如趙綺娜指出，文化外交與教育交換活動，灌輸親美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給臺灣社會大眾，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依照此論，臺灣在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文化冷戰中，扮演獨特的位置。這就關涉臺灣與其他東南亞華文文化圈的連結觀察。目前已有許多精彩的冷戰華文文學文化相關論述，論及臺灣、香港與星馬，思考討論的規模甚至已由一地到跨地，並辨別其中的關聯與異同。除了單德興鎖定《今日世界》跨地域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王梅香也曾細緻比較台、港、星馬的文化冷戰。³不過，我們也可發現目前以冷戰角度思考華文文化的研究，尚未論及菲律賓，遑論臺灣與菲律賓在冷戰中的關係。菲律賓

³ 單德興的相關論述可見於《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王梅香則有〈當圖書成為冷戰武器：美新處譯書計畫與馬來亞文化宣傳（1951-1961）〉與〈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兩者研究皆跨越多地。王梅香前者分析新馬的美新處譯書計畫，指出美新處、英國文化協會與馬來亞聯邦透過書籍共構意識形態支配，並呈現「宣傳分工種族化」：由英美官方分別面向馬來亞官方與馬來人進行宣傳（〈當圖書〉2, 35）。在英國主導下，譯書出版中心由「新加坡美新處」轉至「吉隆坡美新處」，語言重心亦由「華語」轉向「英語與馬來語」，使美新處成為「英國權力的協力者」，推動宣傳形式與內容「馬來化」（26-29, 36）。英國並全面禁絕「中國性」主張，與美國認同「自由中國」的立場產生歧異（26-29, 36）。最終，英美以「馬來亞」、「在地」與「民眾」之名，推動認同馬來亞的政治意識形態，以文化想像促成政治共同體的形成（34）。後者則同時考察台、港、馬的華文文學場域（王梅香，〈美援〉2）。

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曾受美國殖民的國家，在冷戰結構中與美國關係格外密切。研究關涉此地華文文學的冷戰文化，或能在其中開展立場變化的反思面向，應有別於前行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位於馬尼拉的菲律賓美軍公墓，由美國戰役紀念碑委員會（American Battle Monuments Commission, ABMC）建造，用以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於太平洋戰區犧牲的美國將士與同盟。菲律賓美軍公墓建於 1948 年，即是冷戰（1947–1991）開始的第二年，⁴ 也是美國於 1946 年 7 月 4 日宣布菲律賓共和國完全獨立的第三年。菲律賓美軍公墓原是用以紀念熱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犧牲的美國軍人與同盟（包括菲律賓軍人），而冷戰的意識形態是以當時美蘇兩強與其同盟的意識形態一分為二，在此時空氛圍下由美國出資建造的菲律賓美軍公墓，其中的象徵意味不言而喻。此公墓是美國紀念美軍的特殊地景，又在冷戰初期建立在美國位於亞洲的前殖民地，自然可視為美國宣傳其國家形象、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的標誌。時間上正與前引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演講與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於 1947 年提出圍堵政策呼應。

冷戰期間以此特殊地景為主題的書寫，證成菲律賓美軍公墓作為特殊地景，映照冷戰氛圍的變化。書寫地景，即是對空間地景的詮釋，並進而創造文化記憶與敘事抒情的思考空間。文化是一以語言為基礎、詮釋外部客觀世界的整體意義體系；特定文化體系為特定社會提供世界觀，而世界觀則構成普遍秩序的典範系統。亦即，社會控制與社會秩序源自世界觀的規範作用，社會現實是世界觀「意義等級秩序」的客觀化，社會結構則是其意義等級結構的客觀化呈現（亞歷山大 2-37）。而

⁴ 此處冷戰的年限由 1947 至 1991 是參考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2015）與貝恩德·施特弗爾著，孟鐘捷譯，《冷戰：1947–1991 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桂林：灕江出版社，2017）。

文學就是一種以語言為基礎來詮釋、建構意義世界的文化表現，尤其文學具有聚斂且發散情感的感染傳播力，使用的意象與符號在輾轉傳播的過程中，成為一種解釋世界的知識，甚或常識，使解釋的效力更強。地景書寫當然是其中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地景」本身可視為一種文化意象，有其再現與結構的意義（Cosgrove 1-12）。⁵地景書寫可謂是以文字對空間地景進行意義的重構與再現。每一次書寫與詮釋，皆是多層次的文化重構與意義延展，並參與該地景文化景觀的生成。在冷戰不同時期，對冷戰時期建造之戰爭紀念碑（如菲律賓美軍公墓）的書寫，尤其詮釋價值，亦可觀察其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轉化。

菲律賓美軍公墓，因位於馬尼拉，又稱「馬尼拉美軍公墓」（“American Military Cemetery”）。由於位於麥堅利堡（Fort McKinley，以前的美軍基地）的範圍裡，所以臺灣詩人羅門（1928–2017）直接以麥堅利堡（Fort McKinley）稱之，並寫下其代表作〈麥堅利堡〉。這首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主題的現代詩，也是目前臺灣文學史上，或全球華文文學中以菲律賓地景為主題，討論最夥，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該詩初發表於1962年10月29日的臺灣《聯合報》第八版。隨後，又刊在1962年11月12日菲律賓《大中華日報》第五版，作者甚至因此詩於1967年7月獲菲律賓總統馬可仕金牌獎。1969年8月23日，重刊於菲律賓《大中華日報》第二版。⁶羅門此詩評論甚多，討論的詩人詩評家甚夥（羅門，〈詩人、詩評家讀「麥堅利堡」詩的部分評語〉23-114）。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詩促使笠詩社眾詩人為非社員的羅門舉辦研討會，並於《笠》第卅九期集體合評〈麥堅利堡〉；羅門隨後於1971年《藍星年刊》撰文回應（羅門，〈答辯〉147-63）。1980年與1990年8月，他兩

⁵ 本文中所有引用自英文原文的翻譯皆為作者自譯。

⁶ 若1962年刊載〈麥堅利堡〉是菲律賓的《大中華日報》，也就是說此詩至少在菲律賓的報紙刊載兩次。

度赴菲律賓馬尼拉拍攝〈麥堅利堡〉電視專輯（封德屏、陳大為 75-104）。綜上，羅門〈麥堅利堡〉在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層面皆屬華文文學罕見個案，對菲律賓華文作家更是重要經典。菲律賓詩人謝馨（1938–2021）、雲鶴（1942–2012）、和權（1944–）皆曾致信或撰文推崇此詩，足證其在菲律賓華文文學場域中的重要地位。⁵雖然此詩的討論眾多，相關論述皆以詩作文字修辭的藝術手法、效果或悲劇內容精神為重點，尚無任何論述以冷戰的視角思考這首名作，甚為可惜。⁶此外，羅門於近三十年後的 1990 年再以此為題，創作〈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二十九年後，我與風與雨又來看你！〉，亦無人討論，時序上正值冷戰末期。與前作相比，可觀察同一詩人對戰爭地景在冷戰不同時空的書寫變化。生於菲律賓的菲華詩人和權亦於 1991 年創作〈滿園的小白花——參觀麥堅利堡有感〉，納入討論，可比較兩者差異，思索菲律賓在地詩人與臺灣詩人於不同時空對冷戰的感受與思考，並探究菲律賓美軍公墓華文書寫的凝聚意義。

二、由反戰崇美至反戰反美：臺灣詩人羅門的菲律賓美軍公墓華文詩寫

地景書寫詮釋空間地景，並關拓文化記憶與抒情敘事的思考場域。羅門的〈麥堅利堡〉是其代表作，菲華詩人和權對此詩推崇備至，可見其公開發表的評論〈迷人的光芒——試論羅門的詩〉：

⁵ 雲鶴曾去信羅門表示：「〈麥堅利堡〉詩是一首不朽的創作……」；謝馨寫信給羅門說：「練習背誦〈麥堅利堡〉詩時，常被詩中的字句激動的泣不成聲……羅門先生你的詩實在寫得太好了。」（羅門，〈詩人、詩評家讀「麥堅利堡」詩的部分評語〉25）。

⁶ 《羅門創作大系》中獨立一冊《麥堅利堡特輯》，整理收錄大量節錄的詩人與學者關於該詩的討論，如張健、鄭明嫻、林耀德、王潤華、虞君質、寬虹、張錯、和權、雲鶴、謝馨、苦苓、菩提、張莖、古繼堂、謝冕、周偉民、戴維揚、俞兆平、林文義、洛楓……等，可惜沒有一篇提及冷戰；可參考羅門編，《麥堅利堡特輯》（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23-113。

羅門的「麥堅利堡」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傑作，此篇有獨特的運鑿技巧，無論在深度廣度與強度密度方面都已接近至高的藝術境界，曾於一九六七年榮獲菲總統馬可仕金牌獎（405）。

從上述文字，已可窺見和權對於此詩作的觀感。若再見其寫給羅門的信，更可知此詩作在和權心中的位置：

最近讀了國內多位詩人以《麥堅利堡》為題的詩作，比較之下我覺得你的《麥堅利堡》寫得最出色，給人印象最深刻，我昨夜重讀你的《麥堅利堡》，深受震撼直呼過癮而拍桌叫絕（羅門，〈詩人、詩評家讀「麥堅利堡」詩的部分評語〉25-26）。

和權此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依文字脈絡，「國內」指臺灣（中華民國），非菲律賓；二、當時以「麥堅利堡」為題的詩作不止羅門，但在和權判準中，羅門〈麥堅利堡〉最為出色。第一點中，「國內」或因書信語氣親切，未特別意識國籍之別，卻間接暗示其認同與臺灣華僑政策的關聯。第二點中，羅門並非首位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題或用「麥堅利堡」為譯名的臺灣詩人。據現有資料，首位為余光中〈馬金利堡〉，次為覃子豪〈麥堅利堡〉；洛夫亦曾以〈白色墓園〉書寫此題。余光中、覃子豪、洛夫皆為重要臺灣詩人，文學史地位與影響力不遜於羅門，甚至過之，但這些作品與羅門另一首〈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同樣乏人問津，鮮被提及。須指出的是，表一所列概覽了自1960

年代以來若干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題的華文詩作及其刊載情況。⁷ 然就目前所見，能將余光中、覃子豪與羅門三首同題詩作並置加以評論的，僅見張健於 1962 年 11 月 5 日《聯合報》發表之短評〈評三首「麥堅利堡」〉（123-26）。除此之外，余光中與覃子豪的相關詩作幾乎未見專文討論；洛夫〈白色墓園〉則除收入《天下詩選》附有簡短評介外，亦乏後續研究。這種在詩壇與學界的討論缺席，原因之一或與羅門首作〈麥堅利堡〉的高度聲望有關——其作品在題材記憶與詩史評價中形成了壓倒性代表地位，進而掩蓋了其他視角與詩藝的可能性。

目前所見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 1：冷戰期間菲律賓美軍公墓（Fort McKinley）華文詩作

	作者	作品名稱	首發	首發刊物	收入作品集
1	余光中	馬金利堡	1961.6	藍星詩頁（臺灣）	武陵少年
2	覃子豪	麥堅利堡	1962.6	皇冠月刊（臺灣）	覃子豪集
3	羅門	麥堅利堡	1962.10	聯合報（臺灣）	第九日的底流
4	洛夫	白色墓園	1987.4	創世紀（臺灣）	月光房子
5	羅門	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二十九年後，我與風與雨又來看你！	1990.10	聯合文學（臺灣） 藍星詩刊（臺灣）	誰能買下這條天地線
6	和權	滿園的小白花——參觀麥堅利堡有感	1991.1	菲華文藝（菲律賓）	台 2010.6 我忍不住大笑 菲 2010.9 和權詩文集 菲 2011.12 眼中的燈

⁷ 本文作者製表

其中三首集中發表於 1961 與 1962 年間，約四分之一世紀後，洛夫才以此為題作詩。余光中〈馬金利堡〉源於 1961 年受菲律賓菲華文藝工作聯合會（文聯）邀請，於「菲律賓華僑青年文藝講習班」講授新詩發展、欣賞與寫作；覃子豪則為 1962 年「菲華文藝講習班」詩歌講師（封德屏 139）。二人因此得見菲律賓美軍公墓並以之為題創作。羅門於 1962 年 9 月 24 日以民航局高級技術員身分赴菲觀摩民航業務，並訪問當地文化與僑社人士。〈麥堅利堡〉【註】中所言「最近因公赴菲」，即指此行；期間與菲律賓作家施穎洲、亞薇及畫家朱一雄家人同遊「麥堅利堡」，並在史密斯、威廉斯十字架前留影（羅門〈「麥堅利堡」詩〉3）。〈麥堅利堡〉一詩即作於此行之後。此時正值冷戰（1947–1991）、美援臺灣（1951–1965）與戒嚴（1949–1987）時期，戒嚴下能出國殊為罕見。無論是因「僑務」出訪的余光中、覃子豪，或以民航局技術員身分「因公」赴菲的羅門，皆屬特殊經歷。

洛夫的〈白色墓園〉副標題是「訪菲律賓美軍公墓」，他在詩的〈後記〉中說明 1987 年 2 月 1 日起與八位臺灣現代詩人，應菲華文藝社團之邀訪問馬尼拉七天。2 月 4 日下午參觀美堅利堡美軍公墓（洛夫 148），並進而留下菲律賓美軍公墓的詩作。洛夫此詩見長於圖像詩的使用，但幾首詩作中最具知名度，影響最大的還是羅門的〈麥堅利堡〉，該詩所激起的討論能量與次數，遠勝過其他同主題作品的總合，這可見於余光中的譯名「馬金利堡」、洛夫的「美堅利堡」都沒有如羅門所用的「麥堅利堡」知名。不過，雖然關於羅門〈麥堅利堡〉一詩的研究蔚為大觀，卻未見將其置入冷戰視域中思考。若將此詩作放入冷戰框架中思考，究竟能有何發現？

余光中是其中最早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主題詩寫者，該詩主要是描繪景色，最後雖也有哀悼逝去戰士之意，但相對輕描淡寫。而他選擇的

譯名與詩名「馬金利堡」後來再無人使用。覃子豪在詩中則呈現對逝去戰士們的推崇與尊敬，以「昨日的噩夢已在此化為今日的祥和」結尾（向明、劉正偉 160）。為戰爭犧牲者感到惋惜，視戰爭為噩夢，但也可理解為戰爭雖殘酷卻不得不戰，否則何來今日祥和？羅門的〈麥堅利堡〉相較於前述兩位此主題詩作，情節更豐富具張力，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悲劇融於具體情景之中，格局更宏大具渲染力，可謂集大成者。就結構而言，羅門此詩一氣呵成，情感奔放，雜有意識流交錯。詩中更運用擬人手法，將戰爭與偉大賦予人的感情色彩，哭笑相應。「哭」是哭戰爭的殘酷無情，緬懷七萬個戰士亡靈，同情他們的不幸；「笑」是笑為換取和平需要以七萬亡靈為代價的悲劇，以反諷激起人類對戰爭的厭惡與反思。

固然羅門此詩批判戰爭，或可簡稱為立場反戰。詩作以「死者的花園，活人的風景區」的反差凸顯戰爭悲劇（羅門，〈「麥堅利堡」詩〉4），但哀悼對象僅限美軍，體現選擇性的反戰立場。整首詩透過與代表七萬個在太平洋戰爭戰死的美軍戰士「史密斯、威廉斯」對話，把第二次大戰的悲壯都灌入麥堅利堡裡。全詩以第三人稱視角，似一位旁觀者在感慨戰爭的無情與淒慘。不過，詩中哀憐惋惜的具體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美軍，看不見對於美軍的敵軍有任何同情。批判的雖是戰爭，更主要是針對發動戰爭的野心家，也正因為這些窮兵黷武的霸權，發動侵略戰爭，才逼得美軍必須犧牲戰士，來維持和平。所以詩中數度把史密斯與威廉斯寫出，讓讀者感受這是具體有名字的生命，引發讀者同情。更在詩中想像他們童年場景的恬靜天真（「那裏是你們童幼時眼睛常去玩的地方／那地方藏有春日的錄音帶與彩色的幻燈片」；羅門，〈「麥堅利堡」詩〉3），比對他們的死亡，讓讀者不捨他們的無辜犧牲。如此書寫是羅門此詩的獨到之處，讓讀者對犧牲的美軍生出不

捨與哀輓。詩中所哀悼者為戰爭中喪生的「七萬名」美軍，而非所有陣亡者，並不涵蓋在戰役中與美軍對壘的敵軍。詩中所塑造的美軍形象，是不得不戰，且為維護和平與自由等理念而戰，可謂「揚美」。羅門此詩批判的是戰爭本身的殘酷性，而非特定的交戰方。詩中雖然悼念的是在太平洋戰爭中犧牲的美軍，但並未直接提及或批判發動戰爭的日軍。這種選擇性的書寫反映出詩人的特定立場：他哀悼的是美軍犧牲者，批判的是戰爭帶來的悲劇，但避開了對日軍的直接譴責。在冷戰的脈絡下，這樣的書寫策略實際上強化了對美軍犧牲的同情，間接支持了美國在「自由世界」中的領導地位。更準確地說，羅門詩中的「反戰」立場具有選擇性——他反對的是造成美軍犧牲的戰爭，同情的是為維護和平而戰的美國士兵。這種立場與冷戰時期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相符，將美軍塑造為正義的犧牲者，而非侵略者。

羅門〈麥堅利堡〉這首華文詩作，原始受眾應是華文使用者。這首詩後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甚至在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被褒揚，⁸ 傳播的影響力自然更大更複雜。若僅思考華文書寫的影響受眾，並參考歐陽梅（Meredith Oyen）所提出 1949 年至 1965 年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散、臺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海外華人華僑認同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發現這首詩作在冷戰格局中的特殊意義。雖然詩中沒有明顯的華人民族主義色彩，但其反共親美的立場恰好符合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助於爭取海外華人對「自由中國」的認同（Oyen 59）。此

⁸ 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World Congresses of Poets）。此世界詩人大會是由國際桂冠詩人聯盟（United Poets Laureate International）創辦人菲律賓詩人尤松（Amado Yuzon, 1906-1979）發起，聯絡台灣詩人鍾鼎文（1914-2012）、美國詩人露露菟娃（Lou Lutour）與印度詩人克里希納·施里尼華斯（Krishna Srinivas, 1913-2007）共同聯名舉辦，第一屆大會是 1969 年 8 月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第二屆由鍾鼎文負責，1973 年 11 月於台北中山堂開幕，活動移到圓山大飯店；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於 1976 年，適逢美國獨立建國 200 週年，於美國巴鐵摩爾（Baltimore）舉辦。參考李魁賢〈國際詩交流與翻譯〉。尤可注意的是，在美蘇壘壘分明的冷戰時期舉辦以「世界詩人大會」如此名稱的會議，地點皆在親美的「自由世界」，其間的立場氛圍已昭然若揭。

詩除以華文漢字書寫外，並未涉及「華人」特殊位置或相關文化知識，亦無「民族主義」痕跡，擺脫了所謂民族意象。由此觀之，似與歐陽梅所提觀察無涉。此一現象固然源於其地景書寫題材本身與華人傳統無關，然細加思索，詩中仍可辨識與冷戰結構相契合的線索。詩作高度集中思考個人自我與戰爭，自由與現代情境（如詩中提到的觀光客與場景）可謂是相當符合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與共產社會的極權主義歌頌集體的偉大恰恰相反。寫戰爭犧牲的殘忍，反諷偉大（「超過偉大的／是人類對偉大已感到茫然／戰爭坐在此哭誰」）（羅門，〈「麥堅利堡」詩〉3）。固然知道戰爭的不可避免，但不歌頌集體的偉大，而提出深刻批判。這樣的書寫正可以讓此詩的閱讀者感受到自由世界人道主義對於個人位置的溫暖與溫柔，這也正是冷戰中以集體為尚為口號的共產陣營所無法達致。換言之，如此書寫也可視為自由世界對另一陣營的批判。

此詩意涵契合冷戰時期美國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置於歷史脈絡觀之，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光復日軍佔領的馬尼拉並接受日本投降。冷戰中，1950年韓戰爆發，金日成入侵韓國，聯合國決議防衛，美蘇中分屬對立陣營；麥克阿瑟於仁川登陸戰獲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發動古寧頭戰役（1949）、九三戰役（1954）與八二三砲戰（1958），後兩次因美國介入而終結，維護自由世界邊界。以「自由」為號召的中華民國臺灣亦以反共姿態奮戰。當時若為此詩感動，情感上更傾向支持與美國並肩的中華民國，而非共產陣營。上述戰役皆在菲律賓美軍公墓建成後發生，為冷戰重要事件。軍人出身的羅門創作〈麥堅利堡〉時約三十四歲，對此記憶猶新，深知共產政權與自由盟友角色。此詩可視為反戰而曲折揚美，既讚揚亦不捨美國為自由

所作犧牲，在冷戰語境中同時反戰與反共，呼應美方自塑為民主前導與自由世界領袖的立場。

此外，如趙綺娜所言，冷戰中文化外交與教育交換活動，成為灌輸親美的思想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傳播給臺灣社會大眾，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趙綺娜 79-127）。羅門此作發表的 1962 年，正是臺灣接受美援之際。⁹ 而後來在 1967 年獲頒菲律賓總統馬可仕金牌獎，或 1969 年在馬尼拉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World Congresses of Poets）受到褒揚，也都在冷戰雙方對峙劇烈的時期，當時的台（中華民國）、美、菲甚至仍有正式邦交。是以此經典詩作的生產與接受，考量其時空背景，或更能理解其構成。羅門此作之卓越，不僅在主題，更在藝術與技術的精湛。相較余光中、覃子豪同題之作，其文字更具魅力，想像與情節亦更豐富。三詩皆與當時「自由世界」冷戰敘事——反共、人道、個人、自由——並不衝突，羅作尤為契合。從傳播角度看，此詩聲望最高；雖內容無涉「中華傳統」或「中國想像」，僅以漢字書寫，仍能使當時華文讀者傾向支持冷戰中的「自由世界」。

羅門第二首「麥堅利堡」的詩，〈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將地景擬人化，以老友問候模式展開，目前學界尚無討論。在彷彿敘舊的問話中，雖然對象是「麥堅利堡」，羅門在這首新作加入了波斯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從 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1 年 2 月 28 日，羅門這趟至菲律賓到發表此詩作的時間都在波斯灣戰爭期間），（「麥堅利堡／戰火有沒有在海底熄滅／又要你跑到波斯灣去打聽」）把特定戰爭的反省與寓意拉升至「戰爭」，但不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區，時空都拉長擴大。其中「史密斯威廉斯加上喬治／都等於死亡」（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 137-38），在賡續舊作中的「史密斯、威

⁹ 1951-1964 年，美國共援助台灣 15 億美元，佔台灣資本形成 40% 左右。

廉斯」之外還加上「喬治」，是否與決定發動波斯灣戰爭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有關，無從得知，但有其脈絡呼應的可能。如果真是指涉喬治·布希，也是把他和史密斯威廉斯並置，對於舊作中的「史密斯、威廉斯」都等於死亡，反戰意味濃，但此新作死亡已不只是指涉戰士，更關乎他們為平民百姓帶來的死亡。「而死亡在這裡／卻一直沒有死是哀憫戰爭中的傷亡，呼應「你用數不盡的十字架／寫下那麼多加號／究竟要把世界加到哪裏去」（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7），復以四個有等於的算式自我回應：

砲彈炸彈加上血 等於死亡

砲聲哭聲加上嘶喊 等於死亡

祈求哀禱加上安息 等於死亡

史密斯威廉斯加上喬治 都等於死亡（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7-38）

善於經營視覺圖像的羅門，把十字架的「十」視為阿拉伯數字的加號，把「插在風雨中的星條旗旗桿」視為唯一的阿拉伯數字運算的減號，問「能不能減去滿天的愁容」（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8）。從太平洋到波斯灣，在世界的紛亂戰爭中加減。這是饒富智趣的符號與寓意運用，把當下的世界局勢與政治連結到過去的歷史與詩，文本中有跨越時空的政治辯證與美學實驗。

在「問風／風淒／問雨／雨苦」中，羅門把拍攝工作遇到的風雨，貫連詩中營造的情境與反思，接著用「來旅遊的摩登女郎」的「紅嘴唇紅指甲與紅寶石之艷紅，「紅到太平洋海底裏去」來反諷大家都遺忘了那「七萬條被炸彈炸碎的生命／在海底用血釀造著／槍口炮口傷口喝不

盡的紅葡萄酒」(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8),回扣此詩標題〈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血」的教訓已然忘記,所以風雨淒苦之間後的「問沉睡在石碑上的一排排不朽」,「它連看都不看」(138)。這些犧牲的戰士都已成了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不朽卻被遺忘。「不朽」於此,又如何?因為這裡已是觀光旅遊勝地,只被當成「旅遊風景」看,「遊興」第一,所以在肅穆莊嚴的白色公墓裡,有裝扮艷紅的摩登女郎,「當飛機與遊輪不斷運著假期/從太平洋的島上經過」詩人問「有沒有人問/你在海底/什麼時候收假」(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9),反諷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戰士之墳,變成了資本主義消費觀光的旅遊勝地,而這些戰士卻已一去不返,永眠於海底,不能收假回人間。這樣的書寫,充滿諷喻的機智,意象經營也巧妙自然,詩內詩外都饒有辯證反思空間。

第二部分則可視為第一部分暗諷人們已用旅遊勝地定義「麥堅利堡」之外一章,思致連貫,都是諷刺遺忘戰爭與犧牲的慘烈;取景與造境有別,這裡用花與盆景作為比喻。「十字花」在1962年的舊作就已經使用「七萬朵十字花/圍成園/排成林/繞成百合的村/在風中不動/在雨裏也不動/沈默給馬尼拉海灣看/蒼白給遊客們的照相機看」(羅門,〈「麥堅利堡」詩〉3),舊作中也有「美麗的無音房/死者的花園/活人的風景區」(〈「麥堅利堡」詩〉3),都已約略提到「麥堅利堡」成為風景區,遊客會在此地拍照。但在該詩中一閃而過,不是作者主要經營的意念。但在〈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裡,這是羅門用力著墨處,第一部分用「旅遊」的意念與現實連結,衍生「來旅遊的摩登女郎」、「當飛機與遊輪不斷運著假期/從太平洋的島上經過」……等意象鋪寫;第二部分則以花的拍照攝影開端,「滿目白茫茫的十字花/在風雨中開/越開越白/越白越茫」(羅門,〈一直躺在血

裡的「麥堅利堡」〉 139)。這裡也有運用前一部分的「旅遊」意念，指這裡的十字花(十字架)變成許多遊客照相機的目標(或獵物)，長出來的十字花可用照相機收割。乍看之下似乎只是譴責遊客不懂或無知於歷史的殘忍，再思之則驚恐於資本主義旅遊的消費，消費了戰爭中的戰士，戰爭中的人。畢竟，這每一朵白茫茫的十字花下都有一具屍體，每一具屍體都曾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似乎這種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與戰爭的秘密連結，於此被揭露。對照後面「再多的照相機／也收割不了／即使收割下來／也沒有地方放」，此處似暗指白色的十字花正不停繁殖，意味著死亡的增長(〈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 140)。亡與茫在字形上有相同處，「越開越白／越白越茫」如花叢生蔓長(140)，再多的照相機也收割不了，即使收割下來也沒有地方放，竟如屍橫遍野的無間地獄，無限恐怖。

之後以四種自然之「花」為鋪衍部署於四個地方，「禮拜堂／已放有百合花／夜總會／已放有夜來香／安理會代表們的胸前／已插有紅玫瑰／殯儀館的門前／已放滿白菊花」(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 140)。細讀其中最先以「禮拜堂」、最後以「殯儀館的門前」做結尾，固然都是告別式喪葬事辦理所在，故配以百合花與白菊花，兩者都是悼念常見花朵，不難感知與死亡的連結。中間的「夜總會」，不正是臺灣民間稱呼墓地所在處？夜總會配以夜來香；「安理會代表們的胸前」中的安理會當是指負責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安理會」(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 140)，¹⁰ 這些代表們胸前插上血紅的紅玫瑰(暗紅玫瑰是常見葬花)，參與葬禮不也是一種諷刺？「在殯儀館的門前／已放滿白菊花」後直接連結「而一直躺

¹⁰ 由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十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其中，中國(羅門寫此詩時，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及英國這五個常任理事國對所有決議擁有一票否決權，而十個非常任理事國每年更換一半。

在血裏的麥堅利堡／你只是一片白茫茫死不了的死亡／一盆開在時空之外的盆景」（140）。此處把「麥堅利堡」與「花」、「盆景」互文，也與「一直躺在血裏的」、「一片白茫茫死不了的」、「一盆開在時空之外的」相互轉注，引出最後一句「要放／只能放在上帝的窗口」（140）。一來以想像之神映襯人類之渺小，同時也回應了1962年的舊作中的警句「在死亡的喧噪裏／你們的無救／上帝的手呢」（羅門，〈「麥堅利堡」詩〉3），其中之無奈與喟嘆相似。

但新作把創作時正在發生中的波斯灣戰爭反思灌入「麥堅利堡」中，融入地景書寫，從紀念美軍轉為批判美國的戰爭行為與資本主義，展現立場的根本轉變——從反戰崇美到反戰反美。兩詩的關鍵差異不僅在立場轉變，更在詩學策略的根本轉向：1962年的「悲劇崇高」轉為1990年的「反諷解構」；由「觀看他者之死」轉為「質問死亡的再生產」；從紀念碑的「神聖化」轉向其「商品化」批判。這種美學轉向映射了臺美關係從依附到疏離的心理軌跡。

羅門寫第二首顯然比第一首節制，甚或後設，是以理路更為清晰可辨。若仔細讀過羅門的這首〈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麥堅利堡」（菲律賓美軍公墓）這一空間，也在原本紀念太平洋戰爭犧牲的美軍戰士外，有了新一層的詮釋意涵：對波斯灣戰爭或是資本主義與戰爭連結的批判反思。相較於羅門自己的第一首〈麥堅利堡〉，第二首顯然批判與反思更深刻。這除了歲月淬礪的識見，或許也可考量，羅門的第二首菲律賓美軍公墓書寫時，已屬冷戰結構末尾，美國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在臺灣群島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這與當初余光中、覃子豪與羅門第一批創作菲律賓美軍公墓華語詩寫時，臺美有正式邦交的情況大不相同。

單德興曾指出《今日世界》的開始與結束都與冷戰相關（單德興，「美國」43）這也間接暗示了1980年十二月號最後一期《今日世界》（單德興，〈美國〉43），已是冷戰的轉捩點。換言之，台（中華民國）美正式斷交於1979年1月1日，同時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建交，而1980年底《今日世界》就停刊，看來並非巧合。¹¹沿此觀察，在這種種時空背景下，對於美國的思考，羅門1990年的新作顯然是比舊作多了許多犀利批判，其中融入波斯灣戰爭的反省，可謂是對於先前舊作的認識有所翻轉，認為美國是戰爭的發動者，可謂是「反戰」也「反美」。我們若以美國文化冷戰的立場思考，羅門的第二首菲律賓美軍公墓華語詩寫，如斯「反戰」也「反美」顯然不符合文化冷戰中宣揚「親美」、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反而有批判美國為戰爭發動者的意味，與其揚名立萬符合彼時冷戰主旋律的舊作〈麥堅利堡〉大相逕庭。然而，若僅就創作當下的意識形態立場評價〈麥堅利堡〉，恐怕會忽略這首詩在冷戰期間的動態意義生產過程。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麥堅利堡〉的意義並非凝固於1962年的創作時空。這首詩在其後的傳播歷程——1962年11月即在菲律賓《大中華日報》轉載、1967年獲菲律賓總統馬可仕金牌獎、1969年在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受到褒揚——不斷強化並擴展其在冷戰文化網絡中的影響力。每一次的轉載、獎賞與討論，都是在特定的冷戰時空中對這首詩的重新詮釋與意義生產。特別是1967年馬可仕的頒獎，當時菲律賓正積極支持美國的越戰政策，甚至派遣菲律賓公民行動小組（PHILCAG）參與越

¹¹ 雖然1989年時，美蘇領導人宣布冷戰結束，但很多人把1991年蘇聯解體視為冷戰的真正結束。不過，對於冷戰的看法或許也可以有更多細緻的考量。例如單德興在〈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一文中指出《今日世界》緣起於冷戰需求，其1980年底的停刊亦與1970年代美蘇對峙趨緩、美國擱置文化冷戰開支有關（單德興，〈美國〉43）；此停刊由此可視為美國在亞洲進行冷戰的轉捩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時序上這與1978年底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於1979年初與其建交，有緊密的呼應。不過由於以往討論冷戰，往往集中討論美蘇，所以冷戰分期較少將焦點放在美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戰，這個獎項本身即可視為冷戰文化政治的具體展演。因此，〈麥堅利堡〉不僅是一首反映 1962 年冷戰意識的詩作，更是一個在冷戰期間不斷被賦予新意義的文化符號。

三、反戰反美反殖民：菲律賓詩人和權的菲律賓美軍公墓華文詩寫

菲華詩人和權（1944–），原名陳和權，生於菲律賓，十六歲開始投入詩歌創作，創作超過一甲子，筆耕不輟。2012 年，和權榮獲菲律賓作家聯盟（UMPIL）頒詩聖描轆沓斯文學獎（Gawad Pambansang Alagad ni Balagtas），該獎為菲律賓跨語種的全國最高文學獎，亦為終身成就獎，是菲律賓著名的詩人（和權，〈和權寫作年表〉278-85）。

前已引用和權寫給羅門的信，可知羅門該詩作在和權心中的位置，和權於 1991 年的《菲華文藝》副刊，刊出一首〈滿園的小白花〉副標題為「參觀麥堅利堡有感」。以「麥堅利堡」稱菲律賓美軍公墓，而非余光中的「馬金利堡」、洛夫的「美堅利堡」，或也可間接推知和權對於臺灣詩人寫菲律賓美軍公墓的評比，這首詩收入和權目前唯一一部菲華英三語詩集《眼中的燈》，該詩集出版於 2011 年，由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刊行。該部詩集亦入圍菲律賓的年度最佳國家圖書獎（和權，〈和權寫作年表〉283-84）。此詩亦是目前所見，第一首由菲律賓在地華文詩人以此為主題寫就的詩作。

就結構而言，和權此詩是以清晰簡短的四段處理。若與羅門的詩作相比，就可發現和權以十字架為花的意象，前有所承。就此意象的經營，和權有進一步的轉化與發展，扣連種子與戰爭及死亡。羅門詩中的「十字架」、「星條旗」、「草場」固然是菲律賓美軍公墓現場突出的

景象，若要書寫此主題的地景書寫，通常會運用這些元素。和權自然也沒放棄，但亦有所轉化與闢拓。

此詩開頭直接用「插在墓園裡／是旗桿上的星條旗／佔領了偌大的草場／還是十字架一座座／白色的小花／佔領了星條旗」（和權，《和權詩文集》171）的叩問，把墓園草場裡的「星條旗」、「十字架」立體化，引入深刻的反思。此處以十字架為小白花，再與星條旗連結，可與旗上的白色小星呼應。這是純然用顏色與形狀的視覺類比，實際上每一顆小星都代表了美國的一個州；除了星星，美國國旗旗面由十三道紅白相間的寬條構成，象徵美國最早建國時的十三個殖民地。遠觀墓園，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如斯潔白，在與代表大國的美國星條旗一比，這一座座十字架都只是白色的小花。當然，和權這裡或只是要強調美國的強盛及偉大是建立在兵士的犧牲之上，反省兵士是因偉大而死，還是因為他們的死亡成就了偉大？尤應注意的是，此段連續用了兩個「佔領」，意味可謂深長。「佔領」一詞有強行持據之意，通常並非正面意涵。這裡第一次使用的情境是用代表國家的國旗來「佔領」草場，而國旗代表的國家是美國，草場隸屬菲律賓共和國。雖然，這土地使用是兩國之間正式的協定契約，但在地詩人的描述裡已有價值判斷於其中，或有對霸權的反思；第二次則用代表死亡的十字架小白花「佔領」代表美國的星條旗，加深前一例的反思，更是詰問大國的雄偉是由多少密密麻麻的小白花所構築而成？兩次使用收攏進一句反問，有了回環返問的效果，開篇即有強烈的反省力道，並緊扣第二段。

第二段以「槍聲與炮聲／已然沉寂成種子／埋在墓園裡」化實為虛（和權，《和權詩文集》171），把戰爭與死亡的連結用冷靜淒美的詩寫下，也回應「小白花」的植物特性，需要種子，種子來自槍聲與炮聲交錯的戰爭。「又萌芽／開花於／湄公河畔」這裡詩寫的場景轉到湄公

河畔（和權，《和權詩文集》171），「小白花」的萌芽與開花，自然是指戰爭與犧牲的發生。湄公河流經西藏、雲南、寮國、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於越南胡志明市以南省份流入南海。這裡應是指從1955年打到1975年的越戰，也是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參戰人數最多的戰爭。

第三段亦是以問句開始，「又將」獨立一行，表示行為的重複，更表示詩人的無奈與不耐。「開遍浩瀚的沙漠嗎？」若回應此詩發表於1991年1月3日的當時時空（和權，《和權詩文集》171），對應著俗稱沙漠風暴的波斯灣戰爭，由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以美國為首的由三十四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和伊拉克之間發生的一場局部戰爭。「槍聲結的果實／炮聲結的果實／是正義／還是醜惡／是勳章／還是十字架」直白地追問這場戰爭是正義還是醜惡的？（和權，《和權詩文集》171-72）戰爭的結果是勳章還是十字架？此處的詰問，答案已有定見，反戰的態度與立場，清楚呈現。

第四段開頭直接表明「十字架一直在繁殖」（172），在東南西北各地繁殖，也就是戰爭的不止息。作者後面的詰問「能不能繁殖出人類永恆的和平與安寧」，與前面的詰問相同，也是已有定見，但仍舊提出。

此詩發表於1991年1月，不僅是冷戰末期，更是菲律賓歷經劇烈政治變革之後。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自1965年起統治菲律賓，並於1972年宣布戒嚴以鞏固權力。多年來，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期間將菲律賓視為東南亞反共堡壘的戰略考量，儘管馬可仕政權存在嚴重腐敗與侵犯人權的問題，美國仍長期支持該政權。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與美國關係密切的馬可仕政權（Sanchez）。1991年儘管總統柯拉蓉積極遊說並警告經濟損失，菲律賓參議院最終仍以「損害國家主權」等理由，以

十二比十一的票數否決了美軍基地續約條約，堅持反對立場的十二位參議員被媒體稱為「傑出的 12 人」(Francisco)。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和權對美國的批判已不需要如早期羅門那般婉轉。詩中反覆出現的「佔領」一詞，在後馬可仕時代的菲律賓具有特別尖銳的政治意涵——它既指向歷史上的美國殖民，也暗示當代美國軍事力量對菲律賓主權的侵蝕。事實上，和權對美國的批判立場相當一貫。在〈滿園的小白花〉發表前一年，他即在《中國時報》發表〈大笑〉一詩，以諷刺的筆調批判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的角色：「波斯灣滔天的白浪／轟轟隆隆／笑不停／笑／不准離境的／貴賓／笑／有多少正義哪／就有多少槍炮／笑／整個世界／是光明了／在熊熊的戰火中」(和權，〈大笑〉68-69)。詩中以「笑」貫串戰爭場景，營造強烈的衝突與反諷效果，最後「整個世界／是光明了／在熊熊的戰火中」(和權，〈大笑〉69)更是劇力萬鈞，對自詡正義的美國充滿嘲諷。這首詩與〈滿園的小白花〉時間相近，可以互相參照，更清楚地呈現他對美國軍事霸權的批判態度。整首〈滿園的小白花〉文字平易，結構簡潔清楚，但寓意精悍深刻。十字架貫串全詩，與標題〈滿園的小白花〉相互呼應，是從參觀「麥堅利堡」，也就是菲律賓美軍公墓而有感而發。然而，這種「有感而發」並非純粹的個人情感抒發，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歷史時刻的政治表達。此詩詩後有附註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三萬多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戰死，其中一萬七千有骸骨者以十字架刻名成等距，安葬於菲律賓濱馬尼拉市郊的一處墳場，即「麥堅利堡」。

一九九一年元月三日菲律賓《菲華文藝》副刊（和權，
《詩文集》171-74）。¹²

同樣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地區犧牲的美軍墓園，羅門的「七萬美軍戰亡」、「以七萬座大理石十字架，分別刻著死者的出生地與名字」與和權註裡的「三萬多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戰死，其中一萬七千有骸骨者以十字架刻名成等距」數字上有了極大的差異（和權，《和權詩文集》172）。羅門所言是七萬美軍戰亡，七萬座大理石十字架；和權則言是三萬多美軍戰死，一萬七千有骸骨者以十字架刻名成等距安葬。這種經驗命題的檢核，在今日並不難。根據美國戰役紀念碑委員會（American Battle Monuments Commission，縮寫 ABMC）在菲律賓美軍公墓的網頁資料，¹³ 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位於馬尼拉的菲律賓美軍公墓裡有 16859 座墳，約莫一萬七千座（“Manila American Cemetery”）。是以公墓裡的十字架，也理應與此相符。和權顯然發揮了在地人的「地方知識」（紀爾茲 13），¹⁴ 不動聲色地在註裡糾錯修正。顯然羅門的資訊有誤，所以詩中「七萬朵十字花／圍成園／排成林／繞成百合的村」顯然並不合乎事實（羅門，〈「麥堅利堡」詩〉3），而和權的詩註則貼近事實。若同樣檢視在羅門之前以此為主題創作的余光中〈馬金利堡〉與覃子豪〈麥堅利堡〉，則會發現余光中只寫了「成排的十字架們在聽著」避開了確切數字；覃子豪則有「從理智登陸而來的戰士們／七萬個長眠於永恆的靜寂之中」、「一行行的十字架沉默著／七萬個名字肅立著／豎自由的信仰於白色的合眾之國」（向明、劉正偉 159-60）。可見羅門「七萬美軍戰亡」、「七萬座大理石十字架」的想像前有所承（羅

¹² 本詩於此只有華英版本，但有收入詩後註。

¹³ 見“Manila American Cemetery.” *American Battle Monuments Commission*

¹⁴ 這裡是指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主張的地方知識（相對於通則性知識）（紀爾茲 13）。

門，〈「麥堅利堡」詩〉5）。雖然不影響詩作的藝術價值與情感意義，但兩首詩顯然都有與事實不符的數據問題。羅門〈麥堅利堡〉可看出挑戰覃子豪的意圖軌跡。一來，羅門不選用余光中「馬金利堡」的譯名，與覃子豪都用「麥堅利堡」為篇名與譯名，可謂是正面較量。其次，覃子豪在詩的開始引了「沉默／是偉大的——維尼（Vigne）」一句（〈麥堅利堡〉158），羅門則在詩的開頭寫了「超過偉大的／是人類對偉大已感到茫然」（〈「麥堅利堡」詩〉3）。不難發現其中羅門以詩作對話／挑戰覃子豪的草蛇灰線；我們也可看到和權在詩註裡用其在地人掌握的數據與羅門的詩進行對話。

和權這首詩雖是菲律賓在地「麥堅利堡」的地景書寫，但詩中的發展回顧了此詩發表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參與的越戰到波斯灣戰爭。空間也就隨著詩中的十字架由「麥堅利堡」發散擴展至世界各地。此詩發表於1991年1月，已是波斯灣戰爭（1990年8月2日–1991年2月28日）後期。在更長的歷史維度裡，此詩的發表距離代表冷戰結束的蘇聯解體（1991年12月26日），也不到一年，已是冷戰最末期。

和權此詩論及的空間，隨著小白花（十字架）從菲律賓擴散至世界各地，實際上是隨著美軍的足跡，美國的勢力所到之處。不論是越戰或波斯灣戰爭，都有美軍的犧牲，當然也有其他不同國籍軍民的犧牲。而這些戰場所在，往往是在「全球南方」。所謂「全球南方」並非單純指地理空間的南半球，而是指與所謂的北方歐美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地緣權力結構、知識生產層面上，相對較為弱勢的一群國家。這個概念已成為重要的學術視角，甚至有專門的學術期刊 *The Global South* 持續關注相關議題（簡旭伸、吳奕辰 45-46；簡旭伸 113-20）。關於以「全球南方」視角思考華文文學的論述，可參考詹閔旭、吳家榮為《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全球南方華文文學」專題所作的〈導論〉（1–12）。例

如詩中提到湄公河畔（越南）也包含了菲律賓本土。若不簡單用「反戰」概括，而尋索戰爭的實際參與，可以發現此詩所批判鎖定的對象，應當是「佔領」偌大草場的「星條旗」，也就是和權詩中詰問的用十字架小白花「佔領」的「星條旗」及其代表的美國。若考慮菲律賓與美國在當時長久以來緊密友好的氛圍，菲華詩人和權以「全球南方」視角反思批判美國的軍事行動，使原本用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菲律賓並肩作戰，為打敗日本而犧牲的美軍將士與盟友的菲律賓美軍公墓進行了意義上的轉化。換言之，和權藉由菲律賓美軍公墓的地景詩寫，在文學的重構與再現中，讓原本緬懷美軍及同盟犧牲的戰爭紀念碑，轉變成為反思戰爭的紀念碑，更進一步批判現實中建造紀念碑，宣布菲律賓獨立的美國政府，同時藉此反省美國參與其間的越戰與波斯灣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非由美國發起，但冷戰開始之後的戰役，與美國和蘇聯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行文至此，可以發現和權此詩亦是反戰也反美，對於美國的批判力道之猛，相較羅門的第二首詩更為深沉。

詩中的思考雖也可簡單以「反戰」概括，但若僅這樣看就忽視了其中在地視角的思考脈絡，也抹去了此詩由在地生長的菲華詩人詩寫之意義。和權藉詩寫菲律賓美軍公墓則回顧美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到波斯灣戰爭，詩中對美軍與美國的思考，相較於羅門詩作讀來是更具針對性的批判，所以詩中談及的戰爭都是美軍參與，「又萌芽／開花於／湄公河畔」、「又將／開遍浩瀚的沙漠嗎」、「槍聲結的果實／炮聲結的果實／是正義／還是醜惡／是勳章／還是十字架」（和權，《和權詩文集》171-72）哀憫的對象則是所有被波及的百姓。這當然與寫作的年代有關，和權此詩發表於1991年，已是冷戰末期，經歷越戰、世界正處於波斯灣戰爭。而菲律賓也已經經歷了由與當時美國政府相當親近的馬

可仕政權 1972 年所發起將近十年的軍統戒嚴，至 1981 年 1 月解嚴，同年 4 月馬可仕又贏得選舉，總統任期再延長六年。

不過，1980 年流亡到美國的民主運動領袖艾奎諾（Benigno Simeón Aquino Jr.）於 1983 年返回菲律賓，一走出飛機即遭軍人護衛槍殺，引發譁然。1986 年 2 月，艾奎諾遺孀柯拉蓉（Maria Corazon）與馬可仕競選，爆發了「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馬可仕政權（陳鴻瑜 125-53）。這段期間馬可仕的形象與美國的形象對於菲律賓的民眾，包括菲律賓華人而言，都應有了重新的思考與認識。前文提及和權文中指的「國內」其實是指臺灣，足見其情感結構與臺灣的深度連結（Williams 132），所以臺菲斷交、臺美斷交等事件，主要都是由於美國在七〇年代調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對於當初向來親台反共的菲律賓華人社群，對於美國的認識亦有不得不反思的理由。

菲律賓美軍公墓建於 1948 年，即冷戰（1947–1991）開始的第二年。雖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陣亡的美國戰士為主，¹⁵ 亦可視為冷戰勢力劃分的象徵。在美蘇對峙的格局下，菲律賓與臺灣同屬反共陣營。然而，菲律賓曾反抗西班牙的高壓殖民，也對美國殖民統治有所抗爭，並不時出現獨立聲音。此公墓（Manila American Cemetery）又被稱為「麥堅利堡」（Fort McKinley），因其位於原美軍基地麥堅利堡範圍內，但實際僅占其中一部分。以「麥堅利堡」稱呼公墓在地理上並不精確，臺灣詩人以此稱之，亦為後續文學書寫留下可深究的文化與象徵意涵。原因是菲律賓土生土長的和權，當然知道「麥堅利堡」的命名來由是因為美國殖民菲律賓時的首任總統威廉·麥堅利（William McKinley），而且這裡一開始的開發還是因美國徵用而來。自然也知道「麥堅利堡」1949 年還給菲律賓後，已改名為 Fort Andres Bonifacio。而

¹⁵ 亦有資料顯示，其中亦紀念了 570 位菲律賓籍的戰士（“Manila American Cemetery”）。

Andres Bonifacio 是菲律賓人反抗西班牙高壓統治革命運動的組織領袖，其中的重層後殖民觀點不言而喻。¹⁶

和權選擇沿用「麥堅利堡」這個在事實上並不精確的稱呼，絕非無心之失，而是一種策略性的文化協商。正如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強調的，地方知識的運作並非單純的在地經驗累積，而是「被『從什麼位置看』以及『用什麼東西看』這兩個因素決定的」（紀爾茲 13）。和權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同時占據了兩個觀看位置：作為菲律賓人，他知道 Fort McKinley 已改名為 Fort Bonifacio，知道 Andres Bonifacio 是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英雄；作為華文詩人，他理解「麥堅利堡」在華文文學場域中的符號意義，知道這個譯名承載著從覃子豪到羅門的文學記憶。

這種雙重位置賦予和權操作「地方知識」的特殊條件與資本。他在詩註中糾正「三萬多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戰死，其中一萬七千有骸骨者」的準確數據（和權，《和權詩文集》172），展現了在地者的知識權威；但在詩作標題和內文中維持「麥堅利堡」的稱呼，則是對華文文學傳統的策略性承接。這種做法實現了雙重的批判效果：一方面，通過沿用殖民者之名（William McKinley）來提醒讀者美國殖民歷史的延續性；另一方面，通過參與華文詩歌的互文對話來建構跨地域的反殖民聯盟。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知識」並非僅指對史實細節的掌握，也不應被視為凌駕文學詮釋的唯一標準。和權的詩作固然展現了對菲律賓美軍公墓在地歷史的熟稔，但其詩意的生成同時受到跨國冷戰格局、華文文

¹⁶ 由於菲律賓被西班牙與美國先後殖民，可視為殖民重層。菲律賓改以反抗西班牙的 Andres Bonifacio 取代 William McKinley 的思考可視為重層後殖民。所謂殖民重層（colonial palimpsest）根據劉威廷的討論與翻譯，意指每個殖民（後殖民）分層同時經由侵蝕與吸收造成，相合於該地域或國家的累層的殖民歷史脈絡。它提供一種（複數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其佔位（position taking）可以互相置換的理論架構，是以需以歷時性與共時性方式思考關乎殖民、去殖民、後殖民的文學文化生產的認識論。（劉威廷，〈台灣原住民文學裡的殖民重層〉305-64；劉威廷，〈台灣重層語系研究〉79-111）。

學傳統與個人創作風格的共同塑造。相較之下，羅門雖不具備同等的地理與歷史現場經驗，卻透過詩歌構築了另一種跨地域的情感與政治想像。兩者的差異，不僅源於在地與外來視角的不同，更反映了冷戰時期華文詩人如何在全球與地方之間協商其創作立場。

菲律賓美軍公墓的地景書寫，是一種知識的建構，也是一種記憶的建構。在當下已經開始對美國進行高度反思批判的菲律賓詩人和權，在華文學書寫中留住「麥堅利堡」，也就在詩裡留住了美國殖民菲律賓第一任總統威廉·麥堅利（William McKinley）的象徵與線索，這是再現政治與後殖民地景的重層思考。現實中的菲律賓政府早已將其改名，但在華文文學詩寫裡卻可以就此進行巧妙連結，對和權而言，除了批判越戰、波斯灣戰爭等現實，更是批判曾經殖民菲律賓的美國。這可視為以華文文學建構菲律賓在地歷史的知識與記憶建構。華人向來是菲律賓的少數族裔，華文亦屬少數族裔語言。和權此詩的書寫，是一種迂迴還原歷史複雜交織性的實踐，內含認識論上的反身性，並展現積極的具體實踐。正如紀爾茲所言：「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識，更需要一種方式，將各式地方知識轉化為彼此間的相互評註——由一種地方知識的啟明，照亮另一種地方知識所隱翳的部分」（紀爾茲 319-20）。觀諸和權此作，誠然如此。

同樣是關乎冷戰的地景書寫，菲律賓在地詩人和權的華文書寫，讓此主題在冷戰格局中開展了反殖民與後殖民的意涵。這種轉變並非偶然，而是不同創作主體在面對同一地景時，因其位置、經驗與歷史意識的差異而產生的必然歧異。以下，讓我們更細緻地審視這種差異的生成機制。綜觀羅門與和權的菲律賓美軍公墓書寫，可以發現一個饒富意味的對話關係。表面上，和權承繼了羅門的詩歌意象——十字架化為小白

花，麥堅利堡的譯名沿用不改，甚至詩後註釋還悄然糾正了羅門的數據錯誤。然而，這種表面的承繼實則蘊含著深刻的顛覆。

首先，在意象的轉化上，羅門筆下的「七萬朵十字花」帶有崇高的悲劇美感，「圍成園／排成林／繞成百合的村」營造出靜謐肅穆的氛圍（羅門，〈「麥堅利堡」詩〉3）。和權則將十字架縮小為「小白花」，並賦予其「繁殖」的生物特性——「槍聲與炮聲／已然沉寂成種子」（和權，《和權詩文集》171）。這種由靜態到動態、由紀念到繁衍的轉變，實際上是將戰爭從過去式改寫為進行式，從特定的太平洋戰爭擴展到越戰、波斯灣戰爭等美國涉入的所有戰事。

其次，兩位詩人對「地方」的理解存在根本差異。羅門的「麥堅利堡」是一個異國情調的他者空間，是臺灣詩人「因公赴菲」的短暫停留與觀看。即使在近三十年後重訪，羅門仍是以訪客的身份「與風與雨又來看你」（羅門，〈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137）。相對地，和權筆下的麥堅利堡是日常生活空間的一部分，是需要與之共存、無法迴避的在地現實。這種視角差異直接影響了批判的力度：羅門的批判是普遍性的反戰思考，和權的批判則直指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遺緒。

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對美國的態度轉變。羅門第一首詩中的美軍是為換取和平需要以七萬亡靈為代價的悲劇的犧牲者，美國雖未直接出現，但隱然是自由世界的守護者。到第二首詩，美國開始成為被質疑的對象，但批判仍聚焦於具體的戰爭行為。和權則透過「佔領」這個關鍵詞，將美國從戰爭的參與者改寫為侵略者——星條旗「佔領」草場，小白花「佔領」星條旗，層層辯證中解構了美國的道德正當性。從上述分析可見，羅門與和權雖然都以菲律賓美軍公墓為題材，但因創作時空、地緣位置與文化視角的差異，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批判力度。羅門第一首詩作（1962）處於冷戰高峰期，在反戰的主調下仍流露對美軍犧牲的同

情與對自由陣營的認同；第二首（1990）則在冷戰末期轉向批判美國的軍事行動。和權（1991）作為菲律賓在地詩人，不僅承繼了羅門的十字架、小白花意象，更運用其地方知識的雙重優勢——既是在地菲律賓人，又是華文書寫者——將批判延伸至美國的殖民歷史。這種差異正體現了紀爾茲所言，知識無法與其產生的工具和界域相互析離。（引自楊德睿 13）

四、結論

菲律賓美軍公墓這一地景符號原是用來紀念緬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於太平洋戰區死去的美國將士與同盟。建於冷戰初期的這一公墓本身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重構與再現，也是冷戰中運作的具體符號，書寫此地景對應不同時空的冷戰氛圍、書寫者的地方知識，也構建出不同的文學風景。

臺灣詩人羅門以「麥堅利堡」稱菲律賓美軍公墓，雖非精確命名，卻因詩作在文學史與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位——包括獲菲律賓總統金牌獎並受菲律賓華文創作者推崇——而成為華文世界對馬尼拉美軍公墓的借代。詩中誇飾十字架數量為「七萬」，與實際一萬七千餘不符，但無損其價值與傳播。近三十年後，羅門再度書寫此地景，沿用借代與誇飾，並在原本紀念太平洋戰爭美軍戰士的基礎上，增添對波斯灣戰爭及資本主義與戰爭關係的反思。

羅門 1962 年的首作反戰而揚美，展現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批判冷戰中的共產主義並推崇自由陣營；1990 年的再作則在反戰基調下加強對美國的質疑，批判波斯灣戰爭與資本主義，從反共崇美轉向反美，或與美國冷戰後期轉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親善有關。

菲華詩人和權 1991 年的〈滿園的小白花——參觀麥堅利堡有感〉則集中於戰爭之惡，並加入反殖民意涵。他以在地「地方知識」修正臺灣詩人的資訊訛誤，卻保留「麥堅利堡」之稱，將華文書寫與菲律賓殖民歷史、越戰與波斯灣戰爭連結，深化後殖民批判與記憶保留。

自 1960 年代起，臺灣文學即書寫此一冷戰地景，影響菲律賓華文詩人，雙方在異同基礎上共構菲律賓美軍公墓的華文記憶敘事，使其意象從紀念戰爭犧牲擴展至反思戰爭、霸權與殖民，並納入越戰、波斯灣戰爭及資本主義批判，翻轉冷戰敘事走向。這種跨域流動與多地共構，顯示不同社會在互動中重組時空與文化特質，形成華文文學的多元批判視野。

臺灣與菲律賓在冷戰高峰同屬反共陣營，1967 年羅門獲馬可仕金牌獎時，兩國與美國仍維持邦交。1970 年代後，菲律賓與美國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菲律賓華人對美國的反思加深；馬可仕政權的貪腐與戒嚴，以及「人民力量革命」推翻政權，更促使菲華詩人以在地知識與華語語系視野深化批判。此一歷程顯示，「冷戰」框架雖有助於理解當時文化情境，但時空變化與創作者能動性往往超越原先設定的文化冷戰路徑。羅門與和權的創作歷程呈現了菲律賓美軍公墓在不同冷戰時空的意義轉化：1962 年的反戰崇美、1990 年的反戰反美、1991 年的反戰反美反殖民，不僅折射冷戰格局變化，也彰顯創作者如何運用「地方知識」進行文學批判。特別是和權的雙重視角——承繼臺灣華文書寫傳統並具備在地殖民歷史意識——為冷戰研究提供了「全球南方」的重要觀點，並揭示文化冷戰的內在矛盾：意識形態的傳播在地方脈絡中必然產生變異與反叛。

冷戰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對抗，其文化效應的複雜性正體現在這些詩作的流變中。從羅門到和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創作觀念

的轉變，更是冷戰格局變動中不同地緣位置主體的能動性展現。菲律賓美軍公墓這一冷戰地景，在華文詩歌的反覆書寫中累積了多重的記憶層次：它既是紀念二戰犧牲者的場所，也是冷戰意識形態的展演空間，更是後殖民批判的文化戰場。這種多重性提醒我們，冷戰研究不應侷限於美蘇對抗的宏大敘事，而應關注不同文化主體如何在冷戰結構中進行創造性的挪用與抵抗。

引用書目

中文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陳和權。《眼中的燈》。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2011年。

陳鴻瑜。《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三民書局，2018年。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211-42。

向明、劉正偉編。《新詩播種者：覃子豪詩文選》。爾雅出版社，2005年，頁160。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第31卷，第1期，2001年3月，頁79-127。

封德屏。〈菲華暑期文教研習會〉。《文訊月刊》，第24期，1986年6月，頁139-45。

封德屏(總策畫)、陳大為(編選)。〈文學年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5：羅門》。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

克利福德·紀爾茲。《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麥田出版社，2002年。

和權。〈大笑〉。《和權詩三百》。釀出版，2016年，頁68-69。

——。〈和權寫作年表〉。《和權詩三百》。釀出版，2016年，頁278-85。

——。〈作者簡介〉。《和權詩三百》。釀出版，2016年，書封。

——。〈菲華詩壇近況〉。《文訊月刊》，第24期，1986年6月，頁195-200。

- 。《和權詩文集》。王國棟文藝基金會，2010年。
- 。〈迷人的光芒：試論羅門的詩〉。《門羅天下》。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 簡旭伸。〈回應〔發展研究特刊序〕：從南方看另類發展〉。《都市與計畫》，第39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13-20。
- 簡旭伸、吳奕辰。〈全球南方觀點下的國際發展與援助〉。《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簡旭伸、王振寰編，巨流圖書公司，2016年。
-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序論：文化冷戰期美國的公關宣傳活動以及其對亞洲的影響〉。《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林鴻亦譯，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稻鄉出版社，2012年，頁3-24。
- 李魁賢。〈國際詩交流與翻譯——世界詩人大會〉。銳傳媒，vigormedia.tw，瀏覽日期：2024年6月10日。
-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 林中力。〈冷戰意識形態與現代主義的文化想像：以戰後台灣與中國的現代詩論述為觀察中心〉。《中外文學》，第46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19-60。
- 劉威廷。〈台灣原住民文學裡的殖民重層：以夏曼·藍波安的書寫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5期，2017年10月，頁305-64。
- 。〈台灣重層語系研究：以《綠島》及其翻譯交涉為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40-41期，2020年12月，頁79-111。
- 洛夫。〈後記〉。《月光房子》。九歌出版社，1990年。

- 羅門。〈「麥堅利堡」詩〉。《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3-5。
- 。〈「麥堅利堡」詩獲國際榮譽獎及詩譯成各國文字〉。《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6-14。
- 。〈「麥堅利堡」在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上的回響〉。《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17-22。
- 。〈答辯「麥堅利堡」詩的廿項問題〉。《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147-163。
- 。〈詩人、詩評家讀「麥堅利堡」詩的部分評語〉。《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23-113。
- 。〈一直躺在血裡的「麥堅利堡」：二十九年後，我與風與雨又來看你！〉。《麥堅利堡特輯》。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137-141。
- 單德興。〈洞見與不見：淺談書寫臺灣文學史〉。《重寫台灣文學史》。張錦忠、黃錦樹編，麥田出版社，2007年。
-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修訂版，書林出版，2013年，頁117-57。
- 。〈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書林出版，2022年，頁25-45。
- 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 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孟鐘捷譯，灑江出版社，2017年。

王梅香。〈當圖書成為冷戰武器：美新處譯書計畫與馬來亞文化宣傳（1951—1961）〉。《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7期，2020年12月，頁1-46。

——。〈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9期，2014年10月，頁223-54。

——。〈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23-58。

——。〈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頁1-40。

傑弗里·亞歷山大。《文化與社會：當代論辯》。吳潛誠編，立緒文化，1998年，頁2-37。

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臺灣文學學報》，第30期，2017年6月，頁81-110。

詹閔旭、吳家榮。〈「全球南方華文文學」專題導論〉。《中山人文學報》，第51期，2021年7月，頁1-12。

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門羅天下》。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英文

“American Military Cemetery, Fort Bonifacio, Manila.”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www.cwgc.org/visit-us/find-cemeteries-memorials/cemetery-details/49434/american-military-cemetery-fort-bonifacio-manila/. Accessed 10 Jan. 2024.

Cosgrove, Denis.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Francisco, Katerina. “LOOK BACK: When the Senate Said ‘No’ to US Bases Renewal.” *Rappler*, 16 Sept. 2016, www.rappler.com/newsbreak/iq/146410-look-back-senate-no-us-base-renewal-1991/. Accessed 10 June 2024.

“Manila American Cemetery.” *American Battle Monuments Commission*, www.abmc.gov/Manila. Accessed 10 Jan. 2024.

“Manila American Cemetery.”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Manila_American_Cemetery. Accessed 10 Jan. 2024.

Oyen, Meredith.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Chinese Oversea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edited by Zheng Yangwen, Liu Hong, and Michael Szonyi, Brill, 2010.

Sanchez, Mark John. “The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Philippines 1986.” *Origins: Current Ev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eb. 2021, origins.osu.edu/milestones/people-power-revolution-philippines-1986. Accessed 10 June 2024.

Williams, Raymond. “Structure of Feeling.”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P, 1977, p. 132.

CONTRIBUTOR

Chien-Chou Hou (侯建州)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Kinmen, Taiwan.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literatur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poetics, Sinophone studies, migration and diaspora studies, island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Asia,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the Philippines. He has published in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